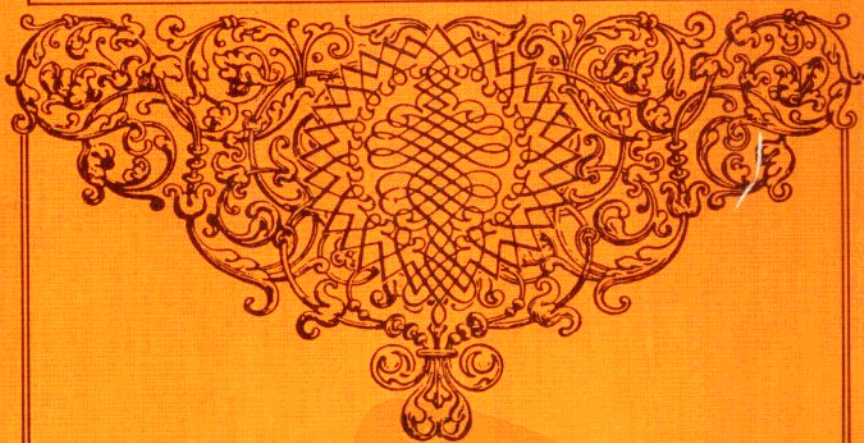




楞嚴經淺譯



莫正熹 譯

序

民國五年，筆者十八歲，鄰村唐家灣有一位小姐問我：「你讀過楞嚴經沒有？」我說：「什麼叫做楞嚴經？它有什麼了不起？」她說：「哼！如果你不讀楞嚴經，就不能成爲一個文學家！」她這句話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到了二十五歲那一年，我剛剛結了婚，家鄉裏正好建有一間佛教堂，叫做棲霞仙館，因此我常常到仙館去。有一天，看見佛案上放著一本楞嚴經。嘿！楞嚴經！我拿來一看，卻沒有一句話看得懂的。就這樣，每年返鄉三幾次，連續七八年來，每次都到仙館去，也是每次都順便瞧它一瞧，但依舊是看它不懂。最後，我乾脆把它請回家裏，從頭至尾，一字不漏，把它全部看完，仍是惘惘然不曉得它說些什麼話。由此可見這一本經，確實是深奧無比，難怪那位小姐說：「如果你不讀楞嚴經，就不能成爲一個文學家了！」

到了三十五歲那一年，大病一場，幾乎失去知覺，在那昏迷狀態中，猛唸觀音菩薩，同時又聯想起佛堂邊水池上的石觀音。我的心眼中，看見他栩栩如生，南風吹起他的衣褶，呼呼作響，我盯著看，忽然間，他從兩眉中間，射出一道白光。被他這麼一照，照得我從昏迷狀態中，立即甦醒過來。那時，我的身子還是坐著，但眼睛和耳朵，只能察覺到一尺以內的範圍，一尺以外，就朦朦朧朧，糊塗塗塗，視聽都不清楚了。

病還沒有痊癒，馬上要到廣州市自來水公司做事，除了繼續看病和吃藥以外，又喝過十多碗伏神湯，不但疾病好了，而且去濕寧神，心境安定，約有大半年內，六識不行，近於相似寂滅，那時，我又請到一本楞嚴經。嘿！奇怪！這回，一看就看懂了。原來這本經，章節清楚，層次分明，才領會到它的好處。但是，爲什麼從前看過幾十遍，總是看不懂呢？這可能是業障的關係吧！如果不是觀音菩薩的慈光注照，怎會看得懂楞嚴經！

此後，事隔三十年，即是民國五十二年，我六十五歲，在前兩年，我已經從空軍退役下來，那時正是「無官一身輕」，我花去大半年時間，試把它譯成白話文，名爲：楞嚴經淺譯，但因那時，有人反對用白話文翻譯佛經，一方面因爲沒有印書的本錢，一方面又覺得自己譯出來的東西，似乎不合理想，因此這一疊稿子，除了有三幾次抄寄觀世音發表外，就把它冷藏起來，不敢使它與世人見面，一直放置了十七八年。到了六十九年冬，偶然把它拿來一看，等於看到別人的文章，以客觀的眼光，似乎譯得還算不錯，雖然有些文句，自己還是不大滿意，這可能是苛求過甚的關係吧！

七十年正二月間，我想把它印刷出來，曾經寫過一篇發刊啓事，同時又想把驚奇雜誌先行出版，因此就把它擱置下來。原因是這本書屬於佛經之類，不是人人都可以看得懂。有些索書的人，信封上寫著金剛出版社收，有些寫著莫正熹收，有些寫贈書處收，也有些寫敬啓者收。我覺得他們的國文程度頗不理想，恐怕他們也像我從前一樣，連看楞嚴經淺譯也會看不懂，那不是浪費我這一本書嗎？所

以我猶豫不決，如果國文程度跟不上的人，一定不願意花一百幾十塊錢來買一本看不懂的書吧！如果要預約嗎？又屬於買賣性質，跟我的本願不符，所以遲遲不敢出版。現在我已經下定決心了！已將稿子重新校對過，交給印刷廠先行打字，大約七十一年二三月間可以出書。到了那時，我這本書姍姍來遲，正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爲什麼還要半遮面呢？因爲它是一個醜婦，不願意見人。可是醜婦終歸要見家翁呀！請大家拿掉它的琵琶，看看它究竟是西施呢？抑或是無鹽吧！

我譯出來的東西，雖然或者不合理想，但楞嚴經的來頭甚大，昔日隋朝智者大師，因爲註疏法華經，寫到法師功德品的時候，經文有六根功德之說，他不明白；爲什麼眼根只有八百功德，而耳根竟有一千二百功德呢？他想，想到深處，不覺入了禪定，在禪定之中，看見個金甲神對他說：「等待楞嚴經快傳入中國，就會明白了！」大師出定以後，天天向著西方禮拜、祈求楞嚴經快快傳入中國。他拜了一十八年，直到圓寂之日，楞嚴經還沒有傳入中國。後人爲紀念他拜經之誠，就地建築了一座拜經臺。

由隋文帝開皇十七年至唐中宗神龍元年，其間相隔一百零八年，梵僧般刺密諦，始從海道帶來此經，由退班丞相房融筆受。但其中有一層波折，原來此經印度人尊爲國寶，不許人民攜帶到外國去，因此印度邊界的關卡，檢查甚嚴。當他攜帶此經過關的時候，被守關的人查獲沒收。他以有願未成，就想出一個辦法，將經文縮寫在絲綢上面，割開臂膀塞進去，用針線縫合起來，等待肌肉生好，再

度出國，才得平安度過關卡。這回，一帆風順，到達廣東的海岸。那時，房相被貶於欽洲和高州之間，途中經過廣州，他知道梵僧帶來寶典，不勝歡喜，擬在光孝寺翻譯，怎曉得，此經因為收藏在臂膀裏，經過好些時日，不免被血水侵蝕，凝成血塊，拿出來時，血肉模糊，怎可以翻譯呢？房相非常失望，連日食既食不下，睡也睡不著。他臨時寄居的是一所官衙，夜深了，他獨自一人，在走廊上踱來踱去，有時又嘆息一聲。他有個隨他南遷已經結婚生子的女兒，正在眠乾睡濕、乳哺嬰孩的時候，聽得父親的腳步聲、咳嗽和嘆息聲，便問道：「爸爸！夜深了，爲什麼還不休息？有啥心事？可以告訴我嗎？」房相沒精打采地說：「這事不是你們婦道人家所能解決的，告訴你也沒有用。」女兒答：「爸爸！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或者男人家所不能解決的事，女人家可以解決啊！」於是房相就把梵僧帶來經典無法翻譯的事情告訴她。她說：「爸爸！這事容易解決，我想，乳者血之餘，如果將乳汁泡經卷，可能溶解，請爸爸嘗試嘗試，明天待女兒試試看！」房相一經提醒，認爲或有可能。到了天亮，取來那塊血漬經，交給女兒親自處理，果然血跡溶解了。她很細心地，逐頁洗淨，噢！果然現出字跡來。他立即敦請般刺密諦和彌伽釋迦擔任翻譯，還有幾位高僧，參預譯場，由房相筆受，從頭至尾校閱和潤色，經過一年之久，全經翻譯完成，名爲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因爲它是從血塊裏譯出來的，所以有人叫它做「血漬經」。經譯好了，申奏朝廷，雖然被神秀在大內發現，抄寫流傳，但遇著安史之亂，此後唐明皇出走西蜀，唐肅宗即位靈武，首都混亂，此經卻被

僧人惟懿所得，爲作疏解，是以流傳日廣。

此經屬秘密部南方寶生佛灌頂部之一部分經典。所謂秘密部者，有五部密法：一、東方阿閼佛金剛部，其色白；二、南方寶生佛灌頂部，其色黃；三、西方阿彌陀佛蓮花部，其色紅；四、北方不空成就佛羯磨部，其色綠；五、中央毗盧遮那佛如來部，其色藍。所以顯教的各種阿彌陀經以及妙法蓮華經，統通屬於西方阿彌陀佛蓮花部的經典。既然如此，本來就是顯密圓通，不該各生歧見；如果各生歧見，豈不是一水浸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嗎？

譯經時是武則天被廢、唐中宗復位之神龍元年，那時，密宗還沒有正式傳入中國；到了唐睿宗以後，唐玄宗開元四年，密宗祖師善無畏，以及開元七年，上師金剛智接踵來華，密宗才得盛行。所以楞嚴經卷七第一七三頁第七行，載有：「應於當陽張盧舍那釋迦彌勒阿閼彌陀」等句，其中的釋迦應改作寶生佛，彌勒應改作不空成就佛。但那時不知道有這兩個佛名，故此加入一尊釋迦佛，但此經是釋迦佛所說，不該安立一個釋迦名號；尤其是彌勒尚未成佛，不能提前說他是彌勒佛，猶如雷根在還沒有就職以前，不能稱他爲美國總統一樣。因爲梵文字音，不容易翻譯得正確，而且那時的佛經又沒有寶生佛和不空成就佛的名號，無例可援，故此勉強把其他的佛名，摻入在內，後世就有人求疵摘瑕，指爲僞經。然而這十六個字的經文，已經證明有五方五佛，確實是秘密部之一部分經典了。

綜觀此經全文，始終一貫，雖然對禪、淨、律、密、三論，唯識和因明，無不發揮盡致，成爲佛教一部綜合經典，但以耳根圓、通、常，爲其骨幹，所謂「千

里來龍，在此結穴。」重點在於觀音法門。由奢摩他觀入三摩鉢提，由三摩鉢提轉入禪那。三摩鉢提者，是以幻修幻，普通密宗的修法，多屬利用眼根，以眼根幻對色塵，即如觀想頂門上坐著一位本尊，本尊從眉間放出白光，從喉間放出紅光，從心際放出藍光，三光會合，照射住自己，自己的身體，幻想透明如玻璃，中脈管色，內紅外白；心中有咒縵，四圍轉動。如是種種幻想，不離以心中眼幻觀心中色法。但觀音法門，別開生面，是利用耳根，不聽外聲，只是返聞中脈管裏各輪所發出的內音。內音應於耳根，耳根自有微弱之音；或如各輪之字音，或如蟋蟀和秋蟬之音，吱吱喳喳，不斷叫著，在定中可聞。吾嘗題曰：「蟋蟀秋蟬晝夜吟，入流靜聽耳中音，聞思修證楞嚴定，坐住行眠仔細尋。」如果聽來聽去，一些聲音都沒有聽到，可以幻想似有聲音，故此經文說：「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又說：「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無論以心中眼，幻觀心中色法；或者以心中耳，幻聽心中音，皆屬於三摩鉢提法門。由三摩鉢提轉入禪那，得究竟堅固大定，這樣才是正熏修；而楞嚴咒是助熏修，以破除煩惱和所知障，得證入涅槃大寂滅海。

後世的人對於「經」字，好像不甚瞭解，梵文的經字是「修多羅」，「修多羅」的意義是串花，花是鮮花，從花園裏摘下來，是天然的。摘下之後，用人工把它串成花籃、花球、花圈或花盾。聖人的言語，今時說一句，明時說一句，不是長篇大論的大文章，後人把他零零碎碎的語句，串成有條有理的文字，使讀者發生興趣而易於接受，故此謂之經。孔子的學而和先進，比諸園中的鮮花，子思、

孟子、荀子和孔叢子等儒書，是把孔子的鮮花，改裝成爲花籃、花球、花圈或花盾。由此而知，佛教的經典，也是一樣，本無所謂「真經」與「偽經」之別，只是恨它的人，妄自吹毛求疵罷了。

自從明神宗以後，邪教侵入中國，咸豐年間洪賊秀全，大毀佛寺，當時曾國藩也是漢人，本來滿漢不兩立，但爲著顧全中華文化，權其輕重，不能不扶助清廷，剿滅洪賊。楊仁山是曾國藩的助手，深明大義，故此弘揚佛法，不遺餘力。到了民國初年，中共黨徒，互相勾結，視佛教如眼中釘，深謀遠慮，以萬鈞之力，企圖消滅我們中華民族老祖宗「文殊大士」所創立的優秀文化，於是滲入佛教陣營中，散播謠言，致有歐陽漸和梁啟超等，中了邪說之離間，自我謗法，使親者痛而仇者快，妄指某經是偽經，其實楞嚴是一部最第一的經典。過去有人說：「悟道楞嚴，成佛法華」，及今觀之，悟道是楞嚴，而成佛也是楞嚴，實乃經中之王，學者不可不細心觀察。

至於本經文之翻譯過程，有羅香林居士的翻譯考，羅是廣州市人，一向在廣州做官，對於廣州所屬之南海和番禺兩縣志書，無不了了研究清楚，是一位好學精思的學者，其所考證，從數千年來與佛教有關的掌故，皆有確實根據，彼歐陽漸和梁啟超，只是一個「受人惑的」書生之見而已。

在古時候，民智未開，人們尙沒有知道此經之寶貴，現今科學逐漸昌明，該要覺悟此經之偉大。即如經中所說：「東、西、南、北謂之四方，過去、未來、現在謂之三世，以三世乘四方是一十二；這個一十二之數，演變爲八萬四千，窮

盡宇宙間之一切法。」以此證諸愛因斯坦的四度空間，適相吻合。雖然他這一本書，外國的科學家，還沒有幾個人能夠看得懂；但他說「科學的定律，不一定都是真理，原因是不曉得以時間配合空間。」他提倡以時間配合空間，可證知楞嚴經三世四方之說，早就是偉大之發明，何況此經尚有許多未經人們開發的真理在內？故此我要強調的說：楞嚴經真是古往今來世界上第一部最偉大的寶典。學者們！何不悉心去研讀呢！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辛酉九月十九日中山莫正熹序於臺南市的小釋迦園

目錄

二八三

第一卷

聽說在二千九百多年以前，中印度憍薩羅國的豐德城外，有一座祇樹給孤獨園，園中有一間屋子，叫做祇桓精舍，佛就在這一間精舍裏，跟他的一千二百五十位出家弟子，講經辦道。這些出家人，都已經證得阿羅漢果，不會漏落到生死輪迴裏，可以說是住法王之家，守法王之教；雖然解脫了二十五種凡夫的境界，卻能於凡夫境界之中，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幫助宣揚正法，繼承佛的遺志，嚴守戒律，身心清淨，堪作三界眾生的導師，變現出許許多多的身形，來救度眾生，脫離苦難。對於未來的眾生，也會拔去他們的苦根，度脫塵勞煩惱的牽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舍利弗，目犍連，拘絺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滿慈子），須菩提以及優波尼沙陀等。還有很多從別處來的聲聞、緣覺、獨覺以及初、二、三、四果的學者，都趁著九十天結夏安居期滿的放假日，到達佛的面前，參加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的檢討大會。還有十方世界的菩薩，也在佛陀慈悲肅穆的氣氛之下，很恭敬地請求解答難以解決的深奧問題。我們的大覺世尊，即時打開了他的坐具，坐得舒舒服服地，對著這一個大會的群眾，講演高深微妙的義理。他老人家是用佛法來請客的，使得大家都飽嘗法味，法喜充滿，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盛會。這時，佛的聲音，好像迦陵頻伽仙鳥的聲音，和雅悅耳，遍滿於十方世界。十方世界的大菩薩，多到如麻似粟一般，趕快都潮湧而來。在這一箇莊嚴隆重的楞嚴會

上，文殊師利菩薩，就是其中之一位最出色的人物了。

這時，憍薩羅國的波斯匿王，適值七月十四日，是他父王歿後的忌辰，正好多預備了些名貴的食品，親自請佛以及各大菩薩，到自己的宮庭來，虔修供養，使父王在天之靈，藉賴佛力的加被，早得解脫。同時，城中還有其他的長者居士們，也要齋僧，等候著法駕的光臨。佛就打發文殊師利分別率領一部份菩薩以及阿羅漢，前往應供。只有阿難，早就被人家請了出去，等到回來的時候，因為路程太遠，趕不上應供的行列。這時既沒有上座，又沒有軌範師與之同行，而這一天的施主們，都曉得國王大臣，已經請佛吃飯，就沒有人再送供來。阿難只有在平日往來慣熟的豐德城，照常托鉢，挨戶行乞。

在阿難的看法，以為乞食是讓人們種福，讓人們種福是慈悲心，而慈悲心就不應該分別出那一家是「淨姓」，那一家是「穢姓」，那一家是貴族，那一家是賤族了。待人要一律平等，才合佛法的本意。只要今天的施主，得到一個最後供僧的機會，就可以成全了人們布施的功德。阿難也曉得他的同學大迦葉捨富就貧，須菩提捨富就富，都曾經被佛訶責過，說他們身為羅漢，而心地不得均平。因此他要稟承佛的平等大悲觀，表現出自己的無分別智，以免人們又多說一句「不需要」的閒話了。所以阿難這一天的行動，特別矜持。你看他一路進城，沿途經過城外的壕塹，都是慢條斯理地，漸漸地步入大城，並且時時低下頭來，整理一下衣服，檢點一下儀容，這是乞食時，應要注意到的禮貌和風度。

怎曉得就在這個時候，經過一間賣酒女的淫窟，卻被大幻術家摩登伽的女兒

寶雞啼小姐，使用「黃髮外道」所謂「先梵天」的邪咒，咒得他心神恍惚，不由自主地被她攝入香巢去了。阿難本來是一個王子，相貌又極像佛陀，他生得頭圓面滿，一表儀容，早就被寶雞啼小姐看上了；如今山羊送入虎窟，若要保全戒體，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得到的事吧！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文殊師利菩薩的救兵忽然出現。

當我們的大覺世尊，正在歡宴的時候，突然心血來潮，就知道阿難陷入了摩登伽女的圈套。他老人家吃過飯以後，馬上就要返回精舍。座中的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們，也要跟隨佛陀後面，聽佛說法。就在這個時候，佛的頂門上，放出百寶色的無畏光明；光明之中，化現出一朵千葉蓮花；蓮花之上，有一尊化佛，作金剛跏趺坐，口中唸唸有詞；又打發文殊師利，飛身前往。他到了寶雞啼小姐的香巢，馬上唸動真言，所謂「先梵天」的神咒，即時消失了迷人的魔力。這個可憐的阿難，即被文殊師利挾持而去，而寶雞啼小姐的追兵，不久又辛辛苦苦地趕到了。

阿難回來，一看見佛的時候，立即五體投地，流涕痛哭，自恨從無始劫以來，只知道貪求多聞，不曾實地去修行，如今碰上了五百年前的風流業債，幾乎前功盡棄。這時他非常的懊悔，懇懇切切地，請問十方有如來，怎樣會修成佛道——佛說的三大法門，所謂「奢摩他、三摩鉢提」以及「禪那」，最初修習的第一步，應要如何下手？阿難這樣的一問，就引起無量無數的大菩薩，以及十方的阿羅漢、辟支佛等，個個都懇求佛的慈悲開示。

這時，佛在大眾之中，很慈悲地，伸出他的金色手臂，撫摩阿難的頭頂，使他得到加持和安慰，並且說：「阿難啊！有個三摩地法門，名叫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所有十方的如來，都依照這一個法門，超出生死，到達妙莊嚴的大路，你好好地聽著吧！」阿難得到佛的允許，頂禮後便坐得好好地聽著。

佛說：「阿難！你和我雖然不是同胞兄弟，然而都是祖父的後人，便有了天倫的情誼。我如今試問你，當初你看見些什麼，才肯毅然捨棄了父、母、妻、兒的恩愛，跟我出家？」阿難答道：「佛啊！我看見您的三十二種相貌，與世上的凡夫不同；您的身體，內外透明，猶如青色寶石；我也曾這樣地想，佛的相貌，絕對不是從愛欲而生。因為從愛欲而生，總是粗濁、腥臭、膿血、骯髒，絕對不會產生這麼清淨、透明、殊勝、微妙、猶如紫金光，聚集在一起的相貌。我是喜愛您的相好，所以就跟您出家。」佛說：「對了！阿難！你們要知道，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生了便死，死了又生，如是死死生生，連續不斷，皆由不曉得有個常住的真心。這個心，本來就是清淨的、靈明的、永遠不會壞滅的；但卻錯認了那個胡思亂想的意識，以為是真心，因此就有輪迴生死。如今你們想要研求無上覺道，發揮本有的真心麼？那就該忠忠實實地，答覆我的問題：所有十方的如來，能夠解脫輪迴生死，都同是一條正路，都要忠忠實實的。心若是忠實，言語也必會忠實。照這樣去修行，可以從初發心，直至成佛，中間就不致有種種魔障和意外發生。阿難！我來問你，當你初次發心，攀緣到我的三十二相之時，是用什麼東西來「看見」？又用什麼東西來「喜愛」呢？」阿難答：「佛啊！我是用心與

眼。由我的眼睛看見您的相好，然後我的心才喜歡您。」

佛說：「哦！照你這麼說來，你的喜愛，是由於心之與眼，那麼，若是你找不出心之與眼在什麼地方，那就不能破除煩惱。比如一個國王，他的國家，被敵人侵略，做國王的，務須出兵去應戰；那你的兵，必定先要知道敵人之所在地。現在使你流轉在生死輪迴的，就是心之與眼；心與眼，等於敵人。那麼，我再來問你，你的心與眼在什麼地方呢？」阿難答：「佛啊！世間有十種眾生，都指這一個心居在身內，而佛之心，當然也在身內。同時，十種眾生的眼睛，就在面上，乃至佛的眼睛，又何嘗不長在佛的面上！從前您也曾說過——眼是『浮塵根』，所謂浮塵根者，就是色塵、香塵、味塵和觸塵所成就的根。我現在看見這四種浮塵所成就的眼根，只是在我的面上。由此而知，我阿難的心，當然也在我的身內了。」

佛問：「阿難！你在講堂內，看見祇陀林在那兒呢？」阿難答：「講堂在給孤園內，而祇陀林就在講堂之外呀！」佛問：「你在堂中，首先看見什麼？」阿難答：「首先看見佛，其次看見大眾，再往外瞧，才看見林園。」佛問：「你看見林園，因何而看見？」阿難答：「因為講堂的門窗打開，我雖然身在堂中，也可以遠遠地看見林園。」佛問：「照你這麼說來，因為門窗打開，身在堂內，才可以遠見林園。試問，有沒有這樣的人，身在堂內，不會看見我，反而看見堂外的一切呢？」阿難答：「不！身在堂內，竟不見佛，反而看見林園，我認為不合道理。」佛說：「阿難啊！你就是這樣了。以為你的心是能夠了知一切的。若你

那能夠了知一切的心，實在身內的話，那你就應該先能了知身內的東西呀！試問，有沒有這樣的人，首先看見自己身內的東西，後來才看見外物的呢？退一步說，縱然不一定看見自己的心，肝、脾、胃；不能看見爪甲如何生、毛髮如何長、筋絡如何轉動、血脈如何流行；最低限度，也會知道一點點吧！爲什麼完全不知道呢？既然裏面的都完全不知道，又怎麼會知道外面的一切呢？阿難啊！你該明白，你剛才說——你的能覺、能了、能知的心，住在身內的一句話，就不對了。」

這時阿難被佛駁倒了，於是向佛頂禮，說道：「我現在因爲聽到您的法音，才悟出我的心，原來住在身外。爲什麼呢？比如室內的燈光，必定先照室內，從室內的門窗，一路照到室外的天井。那麼，一切眾生，不能看見自己身內，只能看見身外者，亦猶如燈光不是放在室內，而是放在室外，那就當然不能照到室內了。這樣，好像有一點點道理，與佛的意思差不多，大概不會弄錯了吧？」

佛對阿難說：「你看這些人，剛才不是跟我同時去過豐德城乞食麼？我如今返回祇陀林，已經是過午不再食了。你想看看，假如一個人吃飯，是否其他的人肚子都會飽？」阿難說：「不！這些人，雖然都是阿羅漢，但是他們還有肉身，還要依靠飲食來維生的。而且各人有各人獨立的身體，身體個個不同，怎麼會一個人吃飯，能使大家都飽呢？」佛說：「若是你的能覺、能了、能知、能見的心，實在身外；身既然在外，而心又是在外，那就身心同是在外，彼此就該漠不相關。心所能知道的，身就不會知道；身所能知道的，心也不會知道；猶如張三吃飯，李四不能飽的一樣道理。我現在豎起一隻手，你看！你看見麼？假如看見了，你

的心知道了嗎？」阿難答：「眼既看見，心也當然知道。」佛說：「若是心與眼同時都知道，那你又怎可以說心在外？阿難！你要明白呀！你說你的能知、能覺、能見、能了的心，住在身外，就不合道理了。」

阿難被佛駁倒，又想出一番話來，他說：「佛啊！照您所說：第一，心不見內，就證明心不在內。第二，身與心同時會知道，是彼此不相離的，又證明心不在外。現在照我的看法，可能在某一個地方。」佛問：「在什麼地方？」阿難答：「這個能了、能知的心，雖然不能知內，但能見外，看起來，可能是潛藏在眼根裏面。爲什麼呢？比如把玻璃鏡罩在雙眼之前，雙眼雖然有東西遮住，但是玻璃鏡不會障礙住雙眼。那就是說，心是潛藏在眼根裏面，而眼根不會障礙住心。隨時有東西與眼根相接觸，就隨時有東西與心相接觸。眼根一看見東西，心就馬上會分別得出來。因此我的能覺、能了、能知的心，爲何不見內，因爲只在眼根裏面，不是在胸腔裏面。爲何又能見外，因爲心雖然潛藏在眼根裏面，但是心不會被眼根障礙住。」佛問：「照你的意思，心潛藏在眼根裏面，猶如用玻璃鏡遮眼一樣。那麼，以玻璃鏡遮眼之時，當然會看見山河大地，不曉得，還看見玻璃鏡麼？」阿難答：「是的！雖然玻璃鏡遮住雙眼，還是可以看見玻璃鏡。」佛問：「你的心與眼根相接觸，等於眼根與玻璃鏡相接觸，你的眼根看見山河大地之時，又可以看見玻璃鏡，試問，你的心看見山河大地之時，還看見眼根麼？假如，既能看見山河大地，又能看見眼根，眼根便同是外境。假如，你的心看見山河大地之時，不能看見眼根，那你又怎好說你的能了、能知的心，潛藏在眼根裏面，比